

# 地球是個博物館

## 試論生態博物館的發展及其基本理念

呂理政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副研究員

### 壹、前言

近代博物館的發展，隨著民主思潮的興起，產生了結構性的變遷，也促使博物館從孤芳自賞的象牙塔轉型為開放大眾的社會文化教育機構。富裕社會促使博物館在數量上蓬勃增長，而複雜社會也引導博物館類型及展現形態趨於多樣化。

博物館類型多樣化的發展，導引博物館展示從室內走向野外，由於期望突破展示的室內空間限制，並解決大體積物品（建築、古蹟）不能放入博物館的問題，博物館的展示思考朝向更開闊的戶外發展，因此有野外博物館（field museum）的興起。

從「物」（object）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來看，傳統博物館的基本型態類似於「物」的收藏所及展示場，其慣行方式是將「物」自原存脈絡中割裂，而收存之於博物館。然而與大自然共生的動植物群落以及具有歷史價值的大型的古代遺蹟、名人故居、古老的街鎮等，不僅體積龐大，而且必須保存於現地始能彰顯其歷史及地理意義，因此博物館開始思考放棄收集的方式，而將之保存於現地的理念，引導現地博物館（site museum）的誕生。

現地博物館的主要理念是尊重「物」及其原存環境的脈絡關係，因此不但要保存「物」本身，同時也要保存「物」所在的環境。如此一來，現地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展示即以現地本體為主，而現地所存者即博物館本身。現地博物館的發展，本身具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廣域（全域）保存的原則，其二是自然環境與文化資產同時保存的原則。國家公園、歷史公園、自然生態保護區觀念的興起和實踐，正與現地博物館的發展相呼應。1960年代開始，日本積極推動同時維護自然環境與文化資產的廣域保存的觀念，1970年代則有生態博物館（ecomuseum）觀念的出現。以博物館的觀念來思考（規劃）一個完整的地域，將其中的自然生

態與歷史古蹟統合在現代人的生活環境中，整體的展現出來，而達到自然環境、歷史古蹟保存與增進現代人生活整體環境的目的，使地域全體即成爲「博物館」，此即生態博物館的基本主張。

生態博物館所涉及的空間範圍和內涵，實際上已經超越傳統博物館的定義，但是它所提示的觀念，及其觀念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課題，可以提供現代博物館的省思，並啓發博物館未來要走的路。

## 貳、野外博物館

野外博物館的興起與古代建築和民俗家屋的保存與展示有密切的關係，由於建築物大都體積龐大，不能夠放入博物館的室內，因此才有將建築置於戶外的展示構想，並集中十數至數十棟建築，規劃設計爲公園，以博物館的理念經營爲野外博物館。世界知名的野外博物館在歐洲多有其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1981），其中如瑞典的「斯堪森民俗村」(Skansen)、挪威的「挪威民俗博物館」(Norwegian Folk Museum)、丹麥的「丹麥野外博物館」(Frilands Museet)等。亞洲方面，有「韓國民俗村」，日本的「博物館明治村」、人間博物館戶外展示「世界民族家屋」、「江戶東京建築園」、「雕刻之森美術館」等。屏東的「臺灣山地文化園區」有戶外的臺灣原住民的建築展示，也是以野外博物館的理念所設計的例子。

日本的博物館明治村座落在愛知縣犬山市的入鹿池畔，是一座佔地約一百公頃的大型野外博物館，園中以蒐集移築重要而具代表性的明治時代建築紀念物五十多棟，其中有西鄉從道邸、東松屋住宅、東山梨郡役所等列爲重要文化財的有名建築。明治維新是日本現代化（西化）的開端，當時的日本建築界除思考本土的格調之外，開始適度接受西洋的建築技法，因此，這個時代的建築物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當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中逐漸重整而走上高度經濟成長之際，都市的建設，使古老的建築物面臨破壞的命運。爲了保存明治時代的代表性建築，於1962年成立財團法人，投入巨額資金，開始經營博物館明治村，並於1965年開館，成爲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野外博物館。

同樣位在愛知縣犬山市的野外民族博物館（或稱人間博物館、小世界博物館）設置在面積約一百二十公頃的丘陵綠地上，包含博物館本館和廣大的世界民族家屋野外展示場。本館從1968年倡議興建，到1983年開館，經歷了十五年的時間。建館的基本理念是以人類學研究爲基礎，從人類文化的多樣性與各民族間相互溝通的共同基礎上，透過豐富的民族學資料與最新的展示設備，在展示館中展示人類進化、技術、語言、社會和價值五大主題，並在戶外自世界各地移築各具特

色的民族住屋（建築），期望使參觀者能夠看到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人類文化和生活面貌。人類生存在多樣的環境中生活，不論是森林、沙漠、草原或凍土地帶居住的每個民族都有機會發展出獨一的、各具特性的傳統文化，設置博物館即提供來此的訪客有機會去親身體驗、學習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生活；所以將世界各地不同地域種族的建築原樣拆遷於此博物館，使遊客在短短的參觀行程內走過不同地域生活空間的建築環境，體驗不同的傳統生活文化（江韶榮，1990：37-47）。

夏威夷歐湖島的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 PCC）是另一種型態的野外博物館，人類學家將這一類集中該文化的活動展示稱為「模型文化」（model culture）。基督教末世聖徒教會（俗稱摩門教）在歐湖島有一座楊百翰大學，學生大部份來自玻里尼西亞諸島。先是楊百翰大學的學生，為了籌措生活費用定期至檀香山市表演，結果深受歡迎。為了節省旅途往返，並爭取更多財源，摩門教會在1963年在學校左近成立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整個文化中心大致可分為表演販賣區及村落展示區兩部份，全園有人工河流貫穿其間，遊客可選擇乘船遊園或步行遊園。入園後為迎賓餐廳、紀念品店、銅管樂演奏場，左側為統領餐廳、兒童服裝表演、急救站及大型歌舞表演場。右側有遊覽車及遊園船搭乘處、大銀幕電影院、水上歌舞表演場地、商店及小吃部。由水上歌舞表演場地依逆時針方向，依序為薩摩亞（Samoa）、紐西蘭毛利（Aotearoa）、斐濟（Fiji）、夏威夷（Hawaii）、馬奎斯（Marquesas）、大溪地（Tahiti）、東加（Tonga）展示區。各區均有該地之傳統建築，及表演（傳授）各島的傳統工藝和歌舞。另外還有「阿囉哈廳」的水上歌舞表演，以及一座可以容納四千人、在夜間表演大型歌舞的太平洋劇場，節目相當精彩。整體而言，本中心雖然號稱其設置目的是保存玻里尼西亞文化，並向來到夏威夷的觀光客介紹玻里尼西亞文化。但是實際上完全是以商業觀光的眼光和方式來經營，無疑的是一處很具有號召力的觀光娛樂中心，但是並不能呈現野外博物館的理想。

以上所舉述的野外博物館，其中的建築除極少數建築係原地保存外，基本上園中的建築都是「收集」移築而來，因此在觀念上與傳統博物館蒐羅各地文物存入館中的作法並無二致。將「物」割離原存脈絡是悖理的事，尤其是具有歷史價值的大型古代遺蹟、名人故居、古老的街鎮等，不僅體積龐大，而且必須保存於現地始能彰顯其歷史及地理意義，因此有現地博物館的興起。

### 參、現地博物館

英文的 site museum 一辭，可以譯為現地博物館、原址博物館、或位址博

物館，其源起於野外博物館的概念，但是揚棄移築集中的作法，而主張將「物」留之於現地（原址），與其共生的環境同時保存。

以野生動物的保存、維護、研究和展示為例，其主要方式有三種，一為捕獲之後加以剝製為標本來保存及展示；二為設置動物園，圈養於其中；三為設置自然保護區，使動物安棲於其原生環境中。以自然保護區的觀念來思考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理所當然的孕育出考古遺址和歷史古蹟的現地保存理念。

最早被保存於現地而成為現地博物館的，是名人故居紀念館以及保留古老風貌的老城鎮博物館（old town museum）。另外，長年暴露於地表的史前（古代）遺蹟，雖然難免風雨歲月寸侵尺蝕之害，但因其與周圍環境具有不能割裂的關係，必須於原地維護保存，尤其巨大如埃及的金字塔、人面獅身像、希臘的帕特農神殿、英國的巨石祭壇（Stonehenge）、印尼的婆羅浮圖（Borobudur）、墨西哥的提奧蒂華康（Teotihuacan）城市遺蹟、中國的萬里長城、雲岡石佛等，昂然矗於原地，象徵了人類文明的地標，絕對不能遷離原地。

現地博物館觀念的發展同時也提供了性格各異的博物館，如保存老城鎮而在其中復原（扮演）古代生活情境的歷史情境博物館（living history museum），美國維琴尼亞殖民時代的首府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在1926年經過整建修復，將全城保存下來，成為一個觀光城市。城市中的建築、商店、郵局、製造業、手工藝品店，乃至於現場表演的音樂、歌劇以及城市住民都彷彿十八世紀建國初期的美國，遊客至此恍如進入時光隧道，回到歷史之中（蔡慧敏，1993）。歷史事件博物館（event museum）也是一種現地博物館的樣相，如夏威夷檀香山的亞利桑那艦紀念博物館（Arizona Memorial Museum），在珍珠港碼頭建置一座展示館陳列珍珠港事變的歷史資料，並且保留了事變當時沉沒在港中的亞利桑那號旗艦，遊客參觀展示館之後，可以搭乘渡船到達建在沉艦上方的紀念館，看到水底的沉艦，緬懷歷史的陳跡。

「考古遺址現地博物館」（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專稱以博物館經營現地保存展示之考古遺址，一般也簡稱為「考古遺址博物館」或「遺址博物館」；如果有包含遺址及周邊環境的野外遺址博物館通常也稱為「考古遺址公園」（archaeological site park），簡稱「考古公園」（archaeological park）或「遺址公園」（site park）。

從埋藏之考古遺物的保存觀點來看，有些從地下出土的遺物經發現（發掘）並詳細記錄其相關脈絡資料後，可以移入博物館（或其他研究、保存機構）保存而不失其意義；但是遺址本身、地上的遺構或基址本身則深具「不可移動」的性質，必須在原地保存始能彰顯其歷史意義，所以必須以遺址現地保存的理念來考

慮。進而言之，「可移動」與「不可移動」並不是遺址必須現地保存唯一的決定因素。如果從整體的觀點來看，與大地結合的遺址，通常包含居住地及其賴以生存的周遭環境，以全貌的觀點將遺址保存下來，始能保存遺址的全部資料。進而言之，遺址所提供的考古資料，並不只是「物」的資料，而是當時生活其間的人類活動的全面資料，考古學所研究的當然不只是考古遺物而已，而應該是當時人類生活及文化的全貌。因此，遺址保存後的公開展示也不僅限於保存於現地的遺構或墓葬，而是期望完整的展現遺址整體環境與風貌，這也就是捨棄以往的保存或展示偏重以「考古遺物」為中心的觀點，而轉向以整體的「人類及其文化」為中心的觀點（後藤和民，1981：177-180）。以這樣的觀念所規劃的現地保存型遺址野外博物館（或遺址公園），其資訊本身乃在於遺址現地，野外大地自身即為資料，而其地域全體即代表博物館（佐佐木朝登，1983）。換句話說，遺址本身即展示主體，而遺址全體就是博物館，捨遺址別無博物館。

#### 肆、廣域保存與歷史公園

廣域保存的觀念與自然生態保護區、國家公園的設置相呼應，同為世界性自然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重要發展理念。國家公園的概念始於十九世紀後期的美國，「黃石國家公園」是1872年成立的世界第一個例子（蔡慧敏，1993）。1916年，美國經過國會立法，在內政部設「國家公園局」（National Park Service, NPS），統轄國家公園與歷史古蹟，此後美國自然環境與歷史古蹟就在同一個系統下受到管理和保護（陳仲玉，1991：288）。美國的國家公園所提示的觀念中，最重要的是廣域（全域）保存的原則，以及將自然環境與文化資產在同一環境中保存的基本理念（伊藤延男，1988：27）。

1960年代開始，日本在高度經濟成長的波瀾之下，全國交通網、工業區、住宅區的陸續開發，甚至連京都、奈良、鎌倉等一向寧靜的古都，亦不免遭到現代化的強烈衝擊。有識之士基於歷史文化的保存，積極倡議古蹟民俗的保存運動，因而有「古都保存法」的制定和「史跡整備」的計畫陸續展開（安原啓示，1986：39）。1966年，日本主管全國古蹟的文化廳有鑑於高度經濟成長與土地開發計畫一直威脅著遺址和古蹟的保存，而零散及小面積的指定古蹟，已經無法保護古蹟所在的周圍環境，於是展開「風土記の丘」的計畫。計畫的原則是在日本的各都、道、府、縣各選擇一處面積超過十六・五公頃的古蹟密集地區，採取廣域的自然環境保護，並積極在古蹟所在地建設資料館或展示館，以緊急的採集收藏、保管日漸放逸的考古文物、歷史及民俗資料。其具體作法是選擇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蹟群、古代城跡等古蹟集中的區域，進行廣域的維護，規劃為野外博物館型態

的歷史（遺址）公園，並在公園周邊建置資料館或展示館，作為國民教育利用的場所（岡田茂弘，1968：46；安原啓示等，1986b：162）。

日本進行區域保存的成果，可以從國營飛鳥歷史公園的例子來說明（呂理政，1993a：144-161）。「飛鳥地方」位於現在日本近畿奈良平原的南部，是日本古代朝廷的發祥地。明日香村是飛鳥地區的中心，至今仍保存著農村的質樸自然風光，無爭的與遍地古蹟安祥和諧的生活在一起。本地的居民仍承襲先人的生業、風俗習慣、信仰，保存了衣食住、民俗藝能及傳統的年中行事（歲時祭儀）。本村的人口只有一萬人左右，數十年來一直有人口外流的現象，目前村民約一半人口從事農業，另一半人口到附近的都市工作（到大阪只有四十分鐘的車程），靠薪水生活。他們以遍地的古蹟自豪，同時也十分珍惜古老的民俗器用，因此建設了「明日香民俗資料館」，展示本地的傳統農具、衣服、器具及各種民俗資料，為本村留下珍貴的民俗文化資產。1970年，本村訂定了「明日香村歷史風土保存特別立法」，決心團結鄉土的力量，抵抗現代化建設的入侵，保存維護自己純樸的田園景色和歷史古蹟。

1971年，日本政府為了保存飛鳥地區散在的重要古蹟，維持其自然風貌，就在明日香村規劃了「國營飛鳥歷史公園」（參見圖一）。歷史公園由建設省規劃管理，是為了保存維護飛鳥地方自一千三百年至一百年前的風土和文化財，並作為歷史教育活用而設立的國營公園。公園規劃整理了高松塚古墳周邊地區、甘堅丘地區、石舞台地區、祝戶地區四個古蹟區，並以完整步道聯結散布在飛鳥各地的古代遺跡和神秘的石造物，讓遊客以徒步或腳踏車悠遊其間，盡情享受自然風光和徜徉於歷史古蹟的樂趣。國營飛鳥歷史公園是一處非比尋常的公園，它充滿了自然的田園野趣，更難得的是它表現了歷史與現代並存、古今風貌融合的空間。在這片沒有邊界的大地上，歷史分享了現代人的空間，而現代人也分享了歷史的餘韻。來到這裡，可以完全放鬆心情，自在的享受自然的田園樂趣和沉緬歷史的情懷。

國營飛鳥公園的管轄面積，實際上僅有四十七公頃，而方圓五百公頃的廣大飛鳥地區則由明日香村當地居民自發的維持其田園風貌。本村自訂的「明日香村歷史風土保存特別立法」，其精神就是以居民發起的「社區運動」來保存維護自己鄉土的自然環境和歷史古蹟。這一片氣氛恬靜、沒有邊界的歷史公園，每年大約吸引了一百五十萬人來到此地旅遊及參觀古蹟和考古遺址，成為日本廣域的歷史風土與自然環境保存維護的典範。像明日香村這樣，以居民運動來將自然環境、歷史古蹟結合在現代的生活環境中，雖然名為歷史公園，實際上已經成為執行生態博物館概念的一個鮮活的成功例證。

## 伍、生態博物館

ecomuseum 一辭是 ecology 和 museum 的複合辭，因為 ecology 一般譯為生態學，所以 ecomuseum 也跟著被譯為生態博物館。有人認為此譯名並不恰當，而主張意譯為「生活·環境博物館」（郭中端，1993）。不過，無論是生態博物館或生活·環境博物館，一般人似乎還是不容易從名稱上來瞭解其涵意。

生態博物館的觀念是法國人雷佛（George Herri Riviere）首先在1971年提出的觀念，雷佛曾任國際博物館會議（ICOM）的主席，他以歐洲當時正風行的民家集落野外博物館為思考的起點，主張將一個完整地域以博物館的觀念來思考，將自然生態與歷史古蹟統合在現代人的生活環境中，整體的展現出來，而達到自然環境、歷史古蹟保存與增進現代人生活整體環境的目的（新井重三，1990：44-46；Hudson，1992：27-31；Boylan，1992：29）。

生態博物館的單位可大可小，通常是一個社區、村莊、城市或代表一個生活（文化）圈的完整地域（region）。以地區全域為博物館範圍，設定一個核心館（core museum）為中心，用各種交通工具聯結地域周緣的衛星站（satellite），形成一個博物館網絡。核心館的功能類似於遊客服務中心（visitor center），兼為生態博物館轄域中各衛星站的管理和資訊中心，所以核心館並不是一般收藏、展示珍貴文物標本的博物館。衛星站的類型並沒有限制，凡本域內的山、海、河川、動植物、礦山、牧場、農場、漁港、森林、古蹟、遺址、民屋、聚落等都可以涵蓋在內。換句話說，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是將地域本身的自然及文化資源視為博物館主體，而以地域內居民參與其中而形成的博物館（參見圖二；新井重三，1990：46）。

法國的露可鎮生態博物館（Museum of Man and Industry, Le Creuset）地域，有十五萬居民，除農業之外，主要產業為鈾礦山及其相關工業。本境的核心館是以產業開發為目的而設置的科學研究中心，境內的礦山、製鐵所、製粉工廠、考古遺址、野鳥保護區是主要的衛星群，與核心館保持密切的資訊網路聯繫。前來此地的遊客，可從核心館為起點，巡遊各個衛星站，透過親身體驗及直接與居民接觸，而對於本境有深度和多向度的瞭解。而境內居民的生活則交織於核心館和衛星群之間，使全境成為一座生活動態的博物館（Hudson，1992：28）。

日本雖然沒有具體稱為生態博物館的設置，但一直有廣域保存和歷史公園等觀念的發展和實踐，與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可以相互呼應。十年來相繼出現的日本中部明智町的「大正村」和北海道的白老町的「無屋頂博物館」，可以做為日本在生態博物館觀念發展的例證（堀込憲二，1993）。明智町是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以養蠶業興起的街町，是日本到處可見的小鎮。「大正村」成立於1984年，是

本町居民自發的整體環境保存運動，同時也是恢復本村經濟繁榮的地方振興運動。大正村的基本理念，是將明智町全域設定為博物館，將散在村中的明治和大正時代的建築加以修復使用，並保存了大正年間普通的農村建築物，將全村當作一個博物館來規劃和展示，村人則以濃郁的人情和熱忱的服務來招待遊客。像這樣，以村及村民為單位，將地域全體的自然和文化資源視為博物館主體的理念，實際已經可以視為生態博物館的實踐。北海道的白老町的居民，將町的全體視為一座「無屋頂博物館」。它包含境內的山川、森林、瀑布、海濱、沙灘、溫泉等自然景觀和繩文遺址、蝦夷文化等古蹟文化資產，還有賽馬的牧馬場、牛畜牧場、鮭魚鱒魚孵化場、漁港、造紙工廠等產業設施，結合全體以博物館的方式展現出來，由居民參與而成為街鎮的振興運動。在這一個振興運動中，歷史遺跡、文化資產和自然環境被視為主體而得以保存維護，其他公共設施則以輔助的角色共同提升街鎮的發展。

生態博物館的觀念原點，是以當地居民自發性的意願為導向，而此一自發性意願不僅有助於生態博物館的形成和發展，更有助於當地居民與前來此地的觀光客之間建立一個良好互動的基礎。換言之，以生態博物館的營運招來觀光客，既然是居民自發性的意願，自然兩者之間的賓主關係就可以建立在一個比較好的基礎上，而避免觀光客干擾居民生活的尷尬情境。

展望未來的趨勢，博物館當有日新月異的變遷，而「社區博物館化」將是其中的一個新的現象（張譽騰譯，1987：46），這也就是以社區全體為一座博物館的生態博物館理念。在臺灣，生態博物館目前還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冷門話題，不過，從建築與景觀規劃方面來維護保存傳統老社區的構想，在一、二十年來就有許多人嘗試在努力推動。

在臺灣曾經有過熱烈討論的臺南安平、彰化鹿港、澎湖望安中社、臺北迪化街、三峽老街等老聚落或老街坊的保存運動，其討論原點大致重在建築與聚落形態的保存。如果以生態博物館的觀念來思考，首先應推動當地居民對於重建、更新社區的意願，並以地方組織為核心，將完整地區中的自然生態與歷史古蹟統合在現代人的生活環境中來維護保存，另一方面則以當地傳統產業的發展為目標，使成為一種地方性的振興運動，那麼生態博物館營運的理想就比較可能呈現。

近年完成的宜蘭冬山河親水公園，雖然受到相當多的讚許和肯定，但是曾經試圖將冬山河流域完整規劃為一座「水態博物園」的前瞻性全盤計畫，卻因為曲高和寡而沒有成功（郭中端，1993）。水態博物園是基於生態博物館的概念，計畫將沿河鄉鎮所有的自然、人文、產業視為博物館全域而加以規劃保存，並進而結合當地居民創造更理想的生活環境。然而，在風氣未開的臺灣，似乎還沒有「



知音」可以瞭解這個理想，因此成為胎死腹中的計畫。最近，以觀光立縣的宜蘭，在好幾個方面卻又表現出以宜蘭縣全域為一個生態博物館的思考取向，擬建的「蘭陽博物館」規劃可能以宜蘭生態博物館的核心館來定位，而對於具有傳統並適用於現代的「宜蘭屋」設計，對宜蘭「歷史空間維護與地方環境經營」之規劃和討論，似乎導向宜蘭以地域生態博物館的思考，如果這個導向繼續延伸而有成果的話，很可能成為一個由地方自願發起、以維護宜蘭自然與歷史空間並振興地方觀光與產業的生態博物館運動，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 陸、結語：地球是個博物館

對於一個學人類學的人來說，多彩多姿的異文化（other cultures），其實就如同各具風格的博物館（王嵩山等，1991:105-122）。筆者的國外旅行，大都是以拜訪博物館為主要目的，然而，足跡所至之地，像印尼的巴厘島（Bali）、日本的奈良、美國的波士頓、紐西蘭的但尼丁（Dunedin）、貴州的苗家村寨，甚至尼泊爾全境，在筆者的眼光中都是一座座各具風姿、而且活生生的博物館（living museum）。如果從這個觀點來反思，我們自己何嘗不是生活在某種類型的博物館裡，雖然我們目前生活的這個博物館，情況相當糟糕，然而只要先建立觀念，將我們的鄉土視為一座自己所擁有而具有特色的博物館，共同協力的來改善生活環境，那麼美好的將來並不是沒有期望。

生態博物館不只是鄉下或小鎮的特種，最現代化的都市也可以當做一個城市博物館來思考。現代都市生根在這片土地上，同時堆積歷史、重疊生命，是一個活的、永續存在的展示場，而不同的都市就是性格迥異的博物館，不同的街道也就是個別博物館的展示場（郭中端，1993）。基於這個理念，在現代都市（例如臺北市）中建立生態博物館的理想雖然不容易充分實現，但即使是片面的實踐，都會是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概念，值得我們推廣。

大地原來就是文明與自然、歷史與現代在時間的長流之中，共生共聚的舞臺，雖然在文化昌明的現代，自然偶因文明而失色，歷史也被現代所掩蓋。但是山海壯闊的自然景色以及亙古長存的古蹟，使我們意識到我們生活的世界，無可避免的永遠都是文明與自然共處、歷史與現代共存。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資產一直都是人類生活的一部份，維護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資產，也將豐富我們長遠生活環境。在這一塊生息與共、不能割裂的地球上，與自然和諧共處、與歷史融合並存，我們的生活會更好、我們的子子孫孫也會更好（呂理政，1993b:112）。

生態博物館所提倡的理念，與其說是一種新型態的博物館，勿寧說是一個很好的生活環境概念或者是地域「博物館化」的運動。把社區、村落、城市想像為

一個容納歷史與現代、文明與自然的整體生活環境的活生生的博物館，而我們就生活在其中。這個博物館的範圍可以再推而廣之至更大的地域，乃至於一個民族的生活地域或至國家全域。最後我們可以想像，圈圈相連、持續蔓延的生態博物館展現在世人眼前，而這個理想如果能夠實現，我們就會擁有一個地球博物館。

## 參考書目

王嵩山、莊世瑩

1991 巴里文化中的博物館，博物館學季刊 5(1):105-122。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

1981 世界各國野外博物館資料。臺北：編者印行。

安原啓示

1986 總說遺蹟整備の理念と動向，見河原純之、安原啓示編，圖說發掘が語る日本史・別卷：整備・復原された遺跡，頁39-41。東京：新人物往來社。

安原啓示、田中哲雄、高瀬要一、本中眞

1986 「風土記の丘」の整備。見河原純之、安原啓示編，圖說發掘が語る日本史・別卷：整備・復原された遺跡，頁162-163。東京：新人物往來社。

江韶瑩

1990 人間博物館リトルワールド。載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第一次赴日考察報告，頁37-47。臺北：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伊藤延男

1988 發展する文化財保護，月刊文化財 9:27。

呂理政

1993a 東亞的遺址博物館。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1993b 考古遺址現地保存與展示之研究。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佐佐木朝登

1983 野外展示の方法について。見千葉市教育委員會文化課編，史跡整備の方法：縄文貝塚の整備，頁73-77。千葉：千葉市教育委員會。

岡田茂弘

1968 西都原古墳群の環境整備：風土記の丘建設第一號，月刊文化財 12:

46-47。

後藤和民

- 1981 歷史系博物館。見新井重三、佐佐木朝登編：展示と展示法，博物館學講座第七卷，頁175-196，東京：雄山閣。

郭中端

- 1993 博物館新潮流：生態・環境博物館。中國時報八月三十日，藝文生活版。

堀込憲二

- 1993 邁向新理念之路。中國時報八月三十日，藝文生活版。

陳仲玉

- 1991 美國歷史古蹟維護政策。見宋文薰等編，考古與歷史文化（上冊），頁277-309。臺北：正中書局。

張譽騰譯（Joseph F. Coates Inc.，原著）

- 1987 未來與博物館，博物館學季刊 1(1):43-48。

新井重三

- 1990 地球にやさしい博物館：エコミュージアムの提案，季刊ストーンテリア vol.21:44-46。

蔡慧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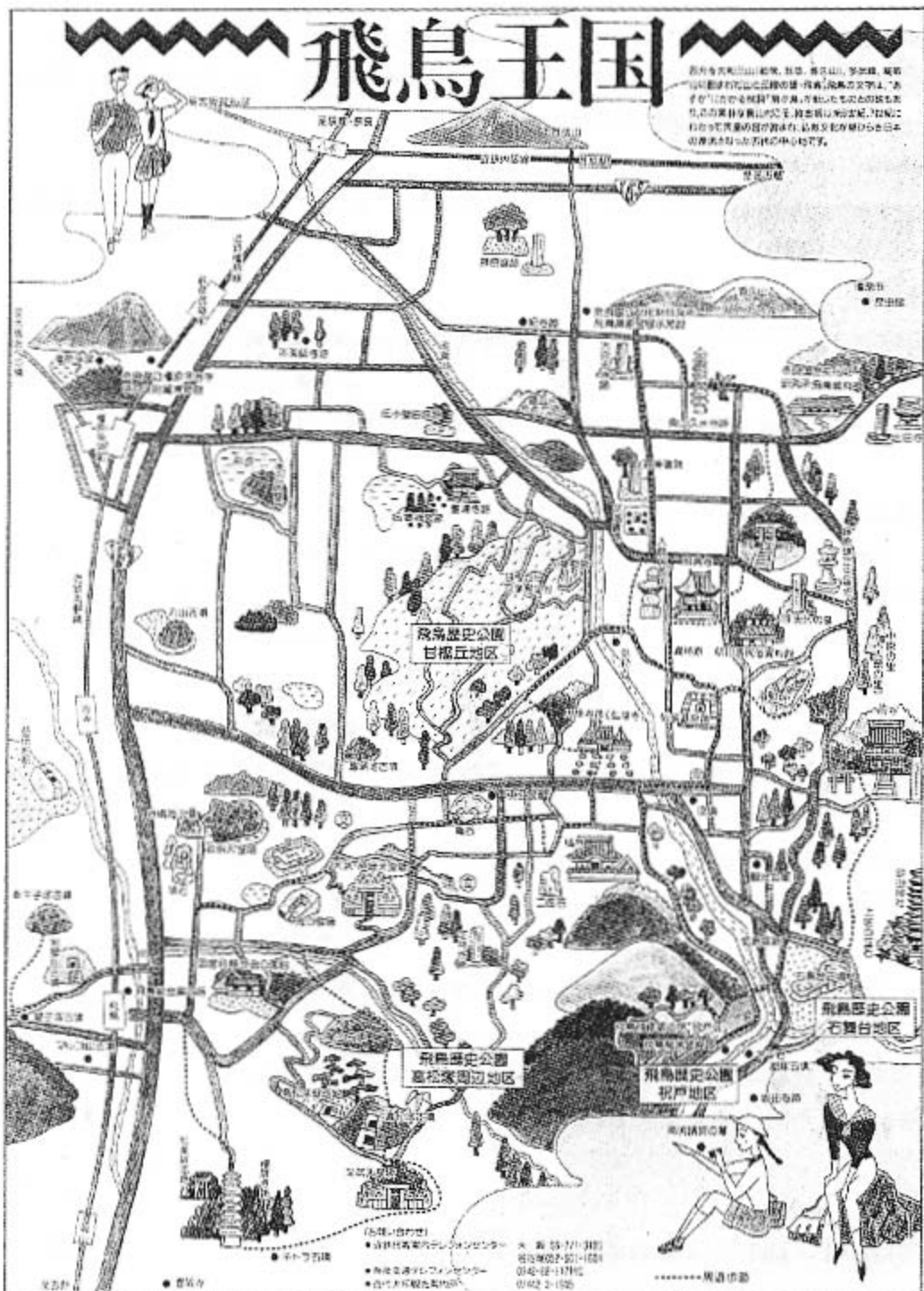
- 1993 國家公園中的博物館。中國時報八月十六日，藝文生活版。

Boylan, Patrick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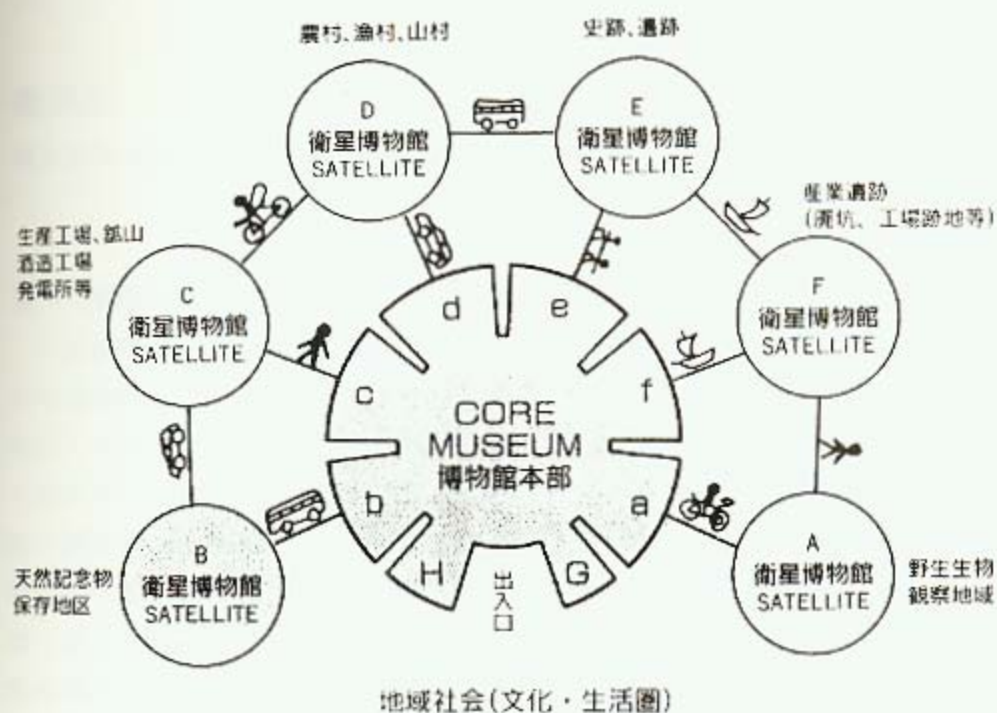
- 1992 Ecomuseums and the New Museology:Definitions. Museums Journal, April:29.

Hudson, Kenneth

- 1992 The Dream and The Reality:Kenneth Hudson Discusses 20 Years of Ecomuseums and Ecomuseology. Museums Journal, April:29.



圖：飛鳥地方古蹟觀光導覽圖（明日香村觀光再發公社，1993）



圖：生態博物館概念圖（新井重之，1990:46）

